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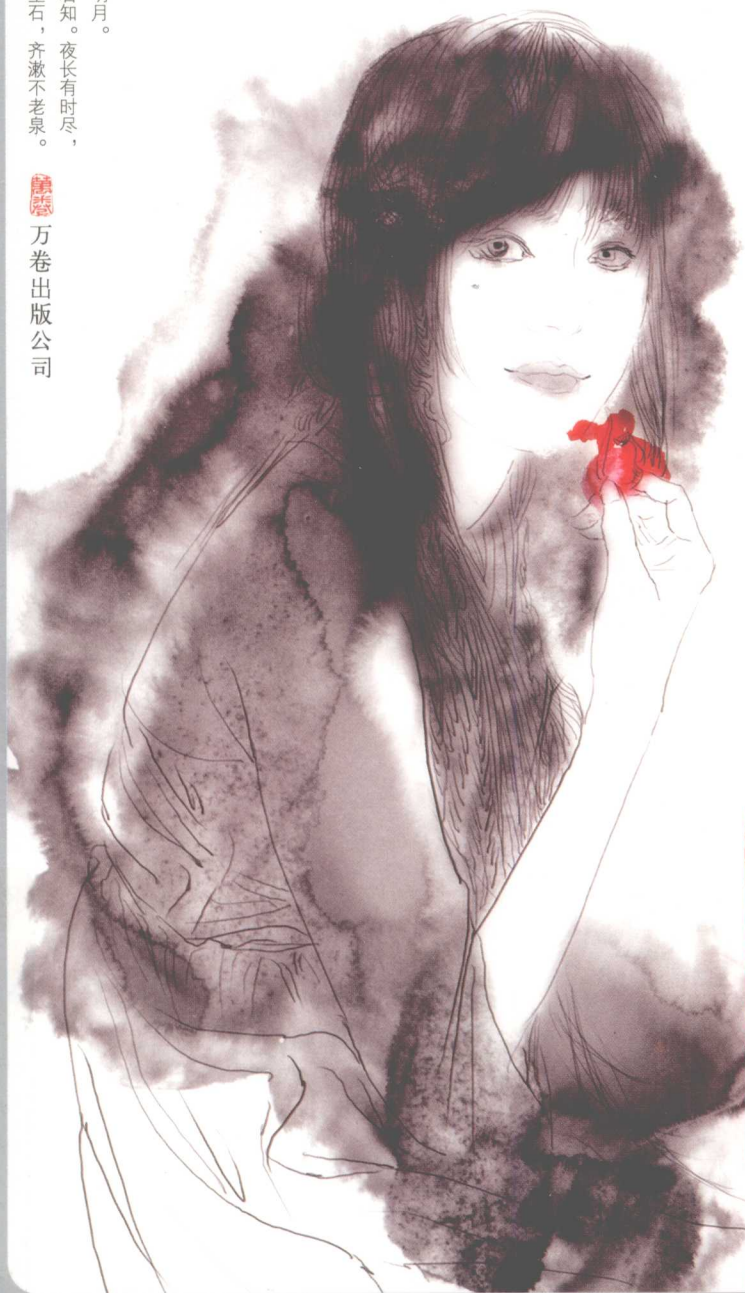
【完整版】

此身若飘萍，妾心如明月。

遥遥万里隔，皎皎与君知。夜长有时尽，
相逢岂无期？共枕三生石，齐漱不老泉。

萬卷

万卷出版公司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HUANGJI

II · 青帝

II·青 帝

蛮荒記

树下野狐 著

MAN HUANG JI

[完整版]

萬卷出版公司

© 树下野狐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蛮荒记. 2, 青帝/树下野狐著. —沈阳: 万卷
出版公司, 2009. 1

(树下野狐文集)

ISBN 978-7-80759-577-9

I. 蛮…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660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8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立剑

特约编辑: 马中才 傅复强

装帧设计: 贾 嘉

ISBN 978-7-80759-577-9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人物介绍

神帝:

神农氏 (尝百草而化羽, 死后神帝之位悬空)

金族:

白帝: 白招拒

圣女: 西王母

神: 石夷

小神: 陆吾 蓐收 天犬黄姮

仙: 神牛勃皇 槐鬼离仑 江疑 英招等

其他: 金族太子少昊 寒荒国主楚芙丽叶 拔祀汉 天箭
長老倪岱 長老黑木銅 長老筍思長邪 長留仙子

其他特别人物: 古元坎 (太古第一奇人, 拓拔野前世)

木族:

青帝: 灵威仰

圣女: 姑射仙子

神: 句芒 雷神

仙: 奢比 折丹 虹虹 等

其他特别人物: 羽卓丞 (前青帝) 夸父 空桑仙子

水族:

黑帝: 汁光纪

圣女: 乌丝兰玛

亚圣女: 雨师妾

神: 烛龙 北海真神 天吴 西海老祖

仙: 聂耳 九凤 强良 百里春秋 冰夷 西海鹿女 九毒童子
科沙度等

其他特别人物: 科汗淮 (大荒著名游侠, 叛出本族) 波母汁玄青 (黑帝之妹, 叛出本族)

火族:

赤帝: 赤颯怒 (力战叛军而死, 烈碧光晟自称赤帝, 割据南荒)

炎帝: 烈炎

圣 女：赤霞仙子

神：祝融

小 神：刑天

仙：烈碧光晟 吴回 烈烟石 冷萝仙子 因乎 不廷胡余
红袍 龙石等

其他特别人物：赤松子、南阳仙子

土族：

黄 帝：姬少典（遇刺，姬远玄继任）

圣 女：武罗仙子

神：应龙

仙：鬻围 泰逢 涉馭 计蒙 包正仪 王亥 常先

其他特别人物：公孙婴侯 流沙仙子 灵山十巫 风伯 风后

荒外龙族：

龙 神：敖语真

太 子：拓拔野

其他人：六侯爷 哥澜椎 班照 龙棲椹 敖松霖 归鹿山等等

其他特别人物：蛟人国公主真珠 夔牛神兽

汤谷群雄：

蚩尤 辛九姑 柳浪 卜算子 成猴子 盘古 等等

四海各附属国：

南海：结胸国 羽民国 罐头国 厌火国 贯胸国 交胫国 三首国
长臂国（臣服于火族）

东海：大人国 君子国 青丘国 黑齿国 玄股国 毛民国 劳民国
蛟人国 小人国 司幽国 中 容国 女和月母国（臣服于木族）

西海：三身国 一臂国 奇肱国 丈夫国 女儿国 白民国 肃慎国
长股国 淑士国（臣服于金族）

北海：无啓国 一目国 柔利国 深目国 聂耳国 拘纓国 大踵国
平丘国（臣服于水族）

目 录

第一章 无咎蛇姹	1
第二章 伏羲石讖	14
第三章 大人海市	27
第四章 灵威谁仰	41
第五章 平丘极渊	56
第六章 盘古九碑	69
第七章 碧火金光	83
第八章 女娲转世	96
第九章 重生神药	109
第十章 八极大法	122
第十一章 鯢鱼封印	135
第十二章 阴阳两仪	148
第十三章 回光神诀	161
第十四章 洞房花烛	175
第十五章 情若有极	188
第十六章 百花大会	201
第十七章 铜雀春深	214
第十八章 不共戴天	227
第十九章 此身何寄	240
附录一：大荒座谈会之蛇族	253
附录二：大荒往世书之水族崛起	257





附录三：大荒群芳谱之雨师妾	260
附录四：大荒异时空故事之《七种武器》	267
附录五：搜神终极填字游戏	275

第一章 无啓蛇姥

汁玄青！

拓拔野又惊又怒，大出意料之外。

十六年前，波母与公孙婴侯同被神农封镇于皮母地丘之底，这些日子又始终未曾见其踪影，听其消息，加之公孙婴侯又口口声声为父母报仇，只道她早已亡故，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遇见这妖女！

听其言语，似是为了给亡兄黑帝报仇，与乌丝兰玛早有勾结，决意放出鲧鱼、混沌等太古凶兽，对付烛龙。但掐指算来，汁玄青母子被火仇仙子从阴阳冥火壶中放出不过短短十日，又怎会神不知、鬼不觉，定下如此绵密周详的计划？

而七日之前，龙、土、火等各族与公孙婴侯决战真陵早已闹得天下皆知，身为盟友，乌丝兰玛不但不统一行动，反倒暗自与波母结成同盟，其心叵测。看这情形，九凤、强良等人也唯她马首是瞻，可见她筹谋深远，为布此局，俨然煞费苦心……

拓拔野心中一动，隐隐约约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思绪淆乱，一时间又捋不分明。

又想起适才乌丝兰玛所说的“只要鲧鱼封印一旦解开，你们母子自然便能团圆”，陡然一震：是了！莫非她竟已擒获了公孙婴侯，所以才以此为要挟，迫使波母为她所用？那么雨师妾呢？是否也和流沙仙子一起，落入了她的手中？

一念及此，心底大寒，对这敌友莫测的水圣女，他素有警惕防范之心，此时更觉忐忑。雨师妾二女若当真落入其手，多半也是凶多吉少。

水圣女机狡多变，为达目的更是不折手段，此番为了扳倒烛龙，甚至不惜解印巨鲧，只怕天下再没有她不敢做出的事情了！

正自惊疑不定，一阵狂风鼓舞卷入，冰雪似的大殿内长幔飘摇，阳光闪耀，波母站起身，黑袍起伏，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容上挂着一丝森冷的微笑，淡淡道：“此去平丘一千两百里，此刻动身，最快也要黄昏才能赶到。既已准备周全，事不宜迟，这就走吧。”

听到“平丘”二字，拓拔野心头又是一凛，平丘是传说中北海极为隐秘的重囚禁地，除了黑帝等寥寥几人之外，无人知其所在，他们去那里又是作什么？

念头未已，右臂一凉，又被水龙琳冰冷的手指紧紧抓住，她似是紧张已极，颤声道：“公子，现在惟有你才能救我，再犹豫不定，就来不及啦……”脸上晕红，剩下半句话噎在喉中，凝视着他，妙目中泪光闪耀，交杂着惶急、哀苦、羞涩、悲怒诸多神色。

拓拔野还不等回答，又听乌丝兰玛微笑道：“汁姐姐所言极是。”转身道，“九凤仙子，纯阴女祭准备好了么？”

九凤仙子起身道：“水龙仙子出列。”连叫几声，无人应答，俏脸微变，丹凤眼四下横扫，喝道：“水龙仙子呢？”

殿中众人脸色齐变，纷纷四下转望。

源坎壶陡然一震，葫芦口突然被黑布蒙住了，外面人影登时变得朦朦胧胧起来。显是雨师薇惊惶失措之下，将神壶藏入了黑袍领口之中。

眼见水龙琳花容惨白，羊脂雪玉般的娇躯不住地微微发抖，拓拔野心下一凛，猜到了大概。

大荒各族祭祀天地、神兽之时，除了兽牲之外，还常常会有“人祭”。某些特殊的祀典，必须祭以童男童女，称为“纯阳男祭”与“纯阴女祭”。想必这少女，便是此番祭祀鲲鱼的献品了。

难怪适才她竟苦苦哀求自己取走她的处子之身。一旦破瓜，便再不能成为“纯阴女祭”。

拓拔野摇了摇头，沉声道：“姑娘，这可不是解决之道。祭祀在即，即便你不能作为‘纯阴女祭’，她们盛怒之下，也定然饶不了你……”

水龙琳咬牙道：“我是水龙郡主，当世帝胄，有特赦之权。失去童身，

至多被逐出天柜山，削籍为民便是……”

拓拔野一凛，才知眼前这清丽冷艳的少女竟是黑帝汁光纪的外孙女。黑帝共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早年战死沙场，唯一的女儿十年前也已病死，嫡孙之中，只剩下这么一个水龙郡主。

烛龙虽然要尽奸谋，害得黑帝半人半鬼，但对这无甚妨害的水龙琳倒也客气，始终优待有加。反倒是她的亲姑姥姥汁玄青，甫一现世，便要将她作为人祭；而她生死关头，竟又向当日击败她外祖父的“仇敌”求救……真可谓世事无稽，命运难料。

拓拔野收敛心神，道：“姑娘，鯢鱼凶兽一旦解印，大荒浩劫难逃。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务之急是阻止祭祀，即便你暂时保得性命，她们还会找其他女弟子献祭……”

水龙琳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愤恨之色，摇了摇头，道：“她们明日要祭祀的并非鯢鱼，而是无啓蛇姥的朱卷玄蛇。那老巫婆要的只是我，换了别人，她决计不肯答应。”

“无啓蛇姥？”拓拔野觉得这名字颇为熟悉，忽地想起当年在古浪屿上听各族流囚所说的大荒掌故，心头陡然大凛。

传说女娲大神当年封镇凶兽，补天平地之后，心力交瘁，踏空登仙而去，蛇族八大长老由此接掌大荒，开始了历时一千六百多年的统治。

蛇历 1651 年，兴起的金、木、水、火、土人类五族不堪忍受蛇族暴政，纷纷开始反抗，此后百余年，大荒陷入一片混战之中。直至蛇历 1772 年，土、火两族盟军大破十八万蛇军，攻陷蛇都，将数千名蛇族贵胄斩杀殆尽，绵延了近两千年的蛇族王朝至此轰然坍塌。

残余的蛇族八部流落各地，被五族追杀，几已死绝，剩下的不是躲藏到穷山恶水之地，便是被人族同化，繁衍分支，成了五族蛮邦。

三千年来，蛇族虽灭，但其后裔却对大荒依旧有着无形的影响力，各地都有以巨蛇为图腾神兽的部落，各族都有蛇裔所建之国，其中尤以水族的无啓国、火族的巴国最为著名，就连当今威镇天下的玄水真神烛龙也相传是蛇族之后。

一百多年前，无啓国的蛇巫神女朱卷氏野心勃勃，以北海玄蛇为神兽，蛇山为圣都，妄图重建蛇族王朝，一时间烽火连天，席卷七十六城，天下蛇裔蛮族蠢蠢欲动，接连响应。

最后无啓蛇军终被神农与黑帝联手击溃，朱卷氏亦被神农收伏，流放于北海平丘，被迫立下毒誓，终身不得离开半步。

而这朱卷氏就是所谓的无啓蛇姥，亦是当年大荒第一妖女。相传她貌美如花，心如蛇蝎，更有通天法术、不死之身，就连神农亦战到四百余合，方才将她制住。百余年来，虽被封镇平丘，但凶名昭著，无人不知，水族百姓更用她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只要听到“无啓蛇姥”四字，再玩劣的孩童也会吓得噤若寒蝉，动也不动。

拓拔野心中蓦然一动，朱卷氏生平最恨的仇敌便是神农与汁光纪，此番波母、水圣女等人千里迢迢，以黑帝的外孙女为人祭，献给这妖女，为的必定是解印鯢鱼之事。难道……难道这蛇族妖女竟知晓鯢鱼的解印法诀么？

念头未已，果然听见汁玄青格格笑道：“乌丝兰玛妹子，找不着我的侄孙女作人祭，无啓蛇姥凭什么要将解印诀告诉你？极圣宫八百铁卫，居然连一个小丫头也看不住，传将出去，可真成了大荒笑谈啦。”

乌丝兰玛淡淡道：“汁姐姐放心，‘纯阴女祭’的人选一直秘而不宣，水龙仙子又哪能知道自己将为人祭？就算她聪明绝顶，真想逃脱，不出五里，便能教‘极光雪鸮’发觉。方圆数百里全是天罗地网，她又岂能逃脱？”

话音方落，只听一个尖利的声音森然喝道：“你们还待着作什么？一柱香之内不能将水龙仙子带回来，就全到蛇山陪伴无啓蛇姥去罢！”当是强良的声音。

众人轰然应诺，纷纷四下奔散。源坎壶陡然一阵震动，左摇右晃，想是雨师薇也跟着人群奔跑起来，假意寻找水龙琳。

水龙琳双颊酡红，一咬牙，蓦地跪倒在拓拔野身前，一字字地道：“公子，水龙琳不是怕死，只怕死后再无法报仇。只要今日公子帮我度过此劫，水龙琳甘为公子奴婢，任为犬马，死而无憾！”说到最后一句，心底五味交陈，泪水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拓拔野急忙将她拉起，温言道：“姑娘何出此言？镇压凶魔，匹夫有责。我决计不会让她们将鲲鱼解印而出，姑娘只管放心。”

右手一探，将地上的衣裳吸卷而起，披在她的身上，微微一笑，道：“姑娘将我从‘海渊洞’救回来，有恩在先，奴婢也罢，献身也罢，休要再提。只盼将来姑娘不要视我为仇敌，我便感激不尽了。”

他气宇轩昂，温和亲切，言语之中自有一种让人镇定信服的力量，水龙琳心中怦怦一跳，低声道：“公子大恩，永志不忘，水龙琳岂敢以怨报德？”顿了顿，脸上晕红，咬唇道：“公子……公子既不愿……那般，不知又有什么法子，可渡此劫？”

拓拔野微笑不语，霎时间脑中闪过了万千个念头。

此时天柜山上聚集了水族众多高手，单只水圣女、强良、九凤三人联手来，他便已凶多吉少，再加上蛊毒无双、法术惊人的波母，以及这极圣宫八百铁卫……若想以武力强行制止鲲鱼解印，不啻于痴人说梦。

更何况雨师妾、流沙仙子二人此刻仍生死未卜，倘若当真在乌丝兰玛手中，自己贸然现身，反要投鼠忌器，受制于人。思量片刻，心潮汹涌，蓦地痛下决心。这计划虽然颇为冒险，但在这等境况之下，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当下眉尖一挑，沉声道：“欲擒龙，先入海。姑娘，还得请你冒一回险，作回‘纯阴女祭’！”

一轮白日黯淡地悬挂在西边天际，整整七日，动也不动。

放眼望去，四周都是无垠无际的冰天雪地，寒意彻骨，白茫茫的雪沫漫天飞舞，什么也瞧不真切。偶尔传来几声北极雪鸮的凄厉尖啼，更添苍茫空旷之感。

在这里，整个世界像是永恒的黄昏，一切仿佛都随之停滞了，除了那刺耳呼啸的狂风，片刻不息。

雨师妾伏身蹲在雪地上，捧起一掌冰雪，真气鼓舞，白汽蒸腾，顷刻间化为一弯晶莹雪水，晃动着映照出她的容颜。

火红的长发随风飘扬，白丝处处可见，双颊消瘦，容色憔悴，眼角的鱼

尾纹似乎又比昨日更多一些了。她怔怔地凝视了片刻，心中悲凉苦楚，一颗泪水陡然滴落，涟漪晃荡，映影登时模糊了。

忽听狂风怒吼，如万兽嘶号，她心中一凛，还不及伏下身，呼吸蓦地一窒，仿佛被惊涛骇浪当头狂扫，登时朝后踉跄飞跌，霎时间便被冲出十余丈远。

相隔不过半个时辰，北极的暴风雪又来了！

四周天昏地暗，飓风咆哮，冰块、雪沫……铺天盖地滚滚翻腾，仿佛天河从天奔泻而下，洪流滔滔。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南侧的一座冰山竟被刮得迸炸开来，冰飞雪舞，蔚为壮观。

雨师妾不敢大意，立时凝神聚气，在狂风中骤然翻身回旋，姿态曼妙地俯冲而下，“吃吃”连声，十指闪电似的地扎入冰雪深处的冻土，紧紧抠住。

北海以北两千余里，便是传说中的“终北国”，常年肆虐着难以想象的暴风雪。风暴之猛，足以开山裂地，别说寻常的人、兽，就算是大荒真人级高手也难以抵御，纵然不被极寒冻死，也随时有被狂风撕裂的危险。

此处距离终北国虽然还有千里之遥，但已过了北海，风雪之威力，也足以让人心惊胆寒。

狂风呼啸，雪浪澎湃，雨师妾紧紧贴伏在雪地上，衣裳鼓舞，长发起伏，周身肌肤猎猎刺疼，仿佛被霜刀冰剑刚过一般，十根纤指更是冻得几欲麻木。

七日前，她身中“弹指红颜老”的奇毒，原本半个时辰之内便将老死，所幸被流沙仙子的不老之血暂时封镇，再加上北极气候酷寒，衰老速度大为减缓，但体内真气终究远不如前，与这北极风暴抗衡，呼吸窒堵，竟觉得颇为吃力。

苦苦强撑了片刻，暴风雪殊无变小趋势，反而越来越发猛烈，雨师妾紧咬牙根，又冷又疼，难受已极。

“格啦啦”一阵脆响，左手五指所抠的冻土突然迸裂开来，被风暴轰然席卷，刹那间土崩冰飞，她左手一松，身子登时失衡，陡然朝右上方飘飞摇曳，右手亦随之支撑不住，“啊”地一声低吟，冲天飞起，被狂风卷着朝西

南方翻飞而去！

雨师妾心中大凛，正欲聚气下冲，忽听“咻咻”激响，数十道银光从她周遭怒射而过，倏然没入冰地，周身一紧，仿佛被万千细丝紧紧缠住，陡然朝下一沉，冲落在地。

七十二根回旋子母蜂针，再加上坚韧无匹的北海冰蚕丝，犹如织茧似的将她牢牢地“钉”在冰地上，任那风暴再猛，亦不能卷动分毫。

“流沙仙子！”雨师妾大震，脸上笑容却如春花绽放，抬头望去，果见一道人影翩翩冲下，黄衣鼓舞，细辫飞扬，正是大荒第二妖女洛姬雅。

自从当日由皮母地丘莫名其妙地被抛到了这冰天雪地，她想不清前因后果，见不着半个人影，心中震惊、迷惘、绝望，直如梦魇。有时候甚至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是死，此时故人相见，心中惊喜莫以言表。

流沙仙子苹果脸蛋被冻得通红，亦满是喜悦之色，大眼滴溜溜一转，奇道：“拓拔小子呢？没和你在一起么？”

雨师妾心中陡然一沉，笑靥僵住，满腔的欢悦、希望顿时烟消云散。

流沙仙子亦大为失望，若在平时，见龙女这般失落，少不得要幸灾乐祸地打趣一番，但此时心里却是说不出的难过与担忧，格格一笑，道：“新娘子放心吧，拓拔小子的命比玄冰铁还硬，除了你当他是宝贝，只怕连鬼王也不敢收他呢。”

雨师妾勉强一笑，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喉中酸堵如刺，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七日来，孤身居处荒寒北极，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拓拔野的安危。她饮冰雪、食生鱼，孤身跋涉了数百里，苦苦强撑，就是期盼着能与拓拔重逢。此时见着流沙仙子，只道连日来的祈祷终于感动了上苍，谁想仍是空欢喜一场。

过了片刻，冰风暴终于渐渐转小，漫天黑褐色的云层奔腾离散，露出一条碧蓝色的苍穹，天色渐亮。

前方冰山连绵横亘，在那永不沉落的夕阳照耀下，折射出惨白的光芒。一阵风吹来，冰沙曼舞，蒙蒙地卷过蓝天，像轻烟薄雾，倏然消散。

二女环首四顾，天地苍茫，雪白无际，不知伊人身在何处，更不知该往哪里去。

流沙仙子叹了口气，自言自语似的道：“天寒地冻，就算是千里子母香还未消退，放出青蚨虫追踪，不要片刻也冻成冰虫啦。早知如此，在那冥火壶中，就该和拓拔小子约好见面之地才是。”

雨师妾心下凄婉，微微一笑，低声道：“万事天定，何必强求？若命里注定能重逢，不管朝哪里走，终究能够遇见……”

瞧见对面冰山映照出的自己的身影，心中又如被刀扎一般，眼眶一热，暗想：“或许老天便是不想让他瞧见我现在的容貌，所以才让我们失散。这样也好，至少在他心底，永远只能记着我从前的模样。”

流沙仙子见她痴痴地凝视着冰中倒影，知其所思，吓了一跳，冷笑道：“我命由我不由天，要指望这贼老天，我早已死了七八百次了。”伸手扣住雨师妾的脉门，凝神探扫。

念力及处，只觉得她体内经脉、脏腑寒气极重，就连血液也流得颇为缓慢，几日前那汹汹炽热的剧毒反倒消减了许多。“咦”了一声，又奇又喜，笑道：“是了！多亏了北极的恶寒天气，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奇毒，暂时延缓了衰老。等我再以‘不老之血’注入你身，辅以冰雪敷疗，说不定这些皱纹、白发就全能消除了。”

雨师妾心中感激，但对此早已不抱希望，摇头微笑道：“流沙妹子，多谢你的好意。若非你以血相救，我早已成了骷髅一具了。只是……只是那‘弹指红颜老’若能这般易解，汁玄青母子也不会将它用来对付小野啦。”

顿了顿，嫣然一笑，低声道：“其实这几日来，我早已想开了，这半年多来，我和他朝夕相伴，从未有过的快乐，已算是上苍眷顾了。能替他中毒挡祸，那也好得很啊。只要他能平平安安，我就无怨无悔了……”

听得“上苍眷顾”四字，流沙仙子心中莫名地一阵悲苦愤懑，格格大笑道：“什么贼老天，早已经瞎了眼啦！越是这贼老天所定之事，我越是要忤逆！”

当下右手疾点，不容分说，将雨师妾周身经脉重新封住，和她两两盘坐

在地，道：“贼老天让你中了‘弹指红颜老’，又偏偏让我成为‘不老之身’，好呀，那我就非要逆转过来不可！”

说着咬破双手食指指尖，分别点在她胸前的“膻中”、“紫宫”二穴上，嘴唇翕动，疾念法诀。红光闪耀，血气绵绵不绝地朝她心房、肝脏涌去。

雨师妾只觉得暖流汨汨，周身经脉大畅，肌肤仿佛烧灼一般，被彻骨寒风刮吹，酥麻颤栗，说不出的舒服痛快。

低眸望去，周身红光闪耀，分成形、紫两道气线，形光从流沙仙子的左手食指源源不断地透入自己的“紫宫”穴，沿着任脉传达全身各大血脉；而紫光则从自己全身各处绵绵不绝地朝“膻中”穴汇集，透过流沙仙子的右手指尖流入她的体内！

“换血重生大法！”雨师妾心中大凛，想不到为了救自己，她竟使出这等不啻于自杀的法术来！

这法术是七百年前水族的妖女水烟罗所创。此女虽然心毒手辣，但对自己的独女却是奉若掌上明珠。女儿三岁之时误中败血奇毒，为救女儿，她竟自创妖法，将自己的血气与其女周转相换，每七日一次，历时三年，终于救得女儿，自己却也因此元气大伤，最终被土族仇家所杀。

这法术虽然妖邪古怪，但法诀简单，极易操作。然则普天之下，除了母亲，又有谁甘愿使出这等损己利人的法术？七百年来，流沙仙子只怕是第一个了。

只是水烟罗的女儿其时不过三岁，母女大小悬殊，换她周身之血尚可强撑；而洛姬雅却娇小若女童，以小易大，凶险倍增。

雨师妾想要阻止，却苦于经脉被封，说不出半个字来，眼睁睁地看着洛姬雅将“不老之血”绵绵输入自己体内，心中骇异、感激、悲喜、忐忑……翻江倒海，泪水悄悄滴落。

她心底明白，这童颜妖女甘愿舍己相救，固然有与上苍斗气、报复汁玄青母子等等原因，但最为重要的，却还是因为拓拔野。神农已死，对于流沙仙子来说，这个世上唯一难以抗拒、难以割舍的，恐怕就只有这神农临死之前委以重任的少年了。

当日在昆仑山琅玕林与她相逢之时，雨师妾便隐隐察觉到，这妖女与拓拔之间微妙而又暧昧的感情，像是姐弟，像是密友，又像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情人。同为大荒妖女，原本便素不买帐，那时她的心底，更忍不住翻涌起酸楚的醋意。

而此刻，在这苍茫无边、生死相依的北极大地，所有的猜疑、隔阂、忌恨……全都像冰山一样被狂风刮散无形。她的血在她的身子里，暖暖地奔流着，冰消雪融。阳光将她们的影子斜斜地拉在了一起，似离还合，再也分不开了。

正自悲喜交掺，忽然听见呼啸的风声中夹杂着“啞啞”之声，刺耳嘈杂，像是毒蛇响尾一般，极为诡异。

雨师妾双耳的催情蛇骤然蜷缩，齐齐吐信。她心头一凛，暗觉不妙。虽不知来者是何物，但此时和洛姬雅心脉相连，真气互通，一旦被强行中断，不但前功尽弃，更有震断心脉、魂飞魄散之虞！

流沙仙子却似没有听见一般，紧闭双目，默念法诀，额头、鼻尖都沁出了细微的汗珠，苹果似的脸蛋红艳艳的煞是娇艳，身上的紫气越来越甚，袅袅飞扬，周围的雪沫方一接近，立即变成水珠滴落在她的身上。

那“啞啞”异响之声越来越近，狂风吹来，雪雾飘散，腥臭扑鼻，影影绰绰瞧见一大片色彩斑斓之物从西向东，急速游来，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妖异的绚光。

雨师妾心中嘭嘭大跳，凝神细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赫然是数以万计的锦纹毒蛇！

大凡蛇类都是冷血之属，体温随着外界的温度变化而变化，因此在酷热与极寒之地，都绝少蛇类出没。每到冬天，寻常蛇类若不休眠，必定冻僵，更毋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北极恶寒之地了！

这万千游蛇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少说也有三千余种，以雨师妾见识之广，竟也有大半不曾识得。放眼望去，最小的不过细若蚯蚓，最大的却要四五人合围才抱得过来，绵延数里；但每一条都是绚彩锦鳞，无一不是剧毒